

水滸

第一百二回

王慶因姦喫官司

龔端被打師軍犯

話說王慶見板機作怪，用脚去踢那板機，卻是用力太猛，閃了脅肋，蹲在地下，只叫『苦也苦也！』半晌價動躡不得。老婆聽的聲喚，走出來看時，只見板機倒在一邊，丈夫如此模樣，便把王慶臉上打了一掌道：『郎當怪物，卻終日在外面，不顧家裏。今晚纔到家裏，一回兒又做甚麼來？』王慶道：『大嫂不要取笑，我閃了脅肋，了不得。』那婦人將王慶扶將起來，王慶勾着老婆的肩膊，搖頭咬牙的叫道：『阿也，痛的慌！』那婦人罵道：『狼弟子，烏歪貨，你閒常時，只歡喜使腿牽拳，今日弄出來了。』那婦人自覺這句話說錯，將紗衫袖兒掩着口笑。王慶聽的『弄出來』三個字，恁般疼痛的時節，也忍不住笑，哈哈的笑起來。那婦人又將王慶打了個耳刮子道：『烏怪物，你又想了那裏去？』當下婦人扶王慶到牀上睡了，敲了一碟核桃肉，旋了一壺熱酒，遞與王慶喫了。他白去拴門戶，撲蚊蟲，下帳子，與丈夫歇息。王慶

因腰脅十分疼痛，那樁兒動彈不得，是不必說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早王慶疼痛兀是不止，肚裏思想，如何去官府面前聲喏？應挨到午牌時分，被老婆催他出去贖膏藥。王慶勉強擺到府衙前，與慣醫跌打損傷，朝北開鋪子賣膏藥的錢老兒，買了兩個膏藥，貼在肋上。錢老兒說道：『都排若要好的快，須是喫兩服療傷行血的煎劑。』說罷，便撮了兩服藥，遞與王慶。王慶向便袋裏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摸有錢二三分重，討張紙兒，包了錢。老兒陵着他包銀子，假把臉兒朝着東邊。王慶將紙包遞來道：『先生莫嫌輕，將來買涼瓜噉。』錢老兒道：『都排，朋友家如何計較？這卻使不得！』一頭還在那裏說，那隻右手兒，已是接了紙包，揭開藥箱蓋，把紙包丟下去了。

王慶拏了藥，方欲起身，只見府西街上，走來一個賣卦先生。頭帶單紗抹眉頭巾，身穿葛布直身，揸着一把遮陰涼傘，傘下掛一個紙招牌兒，大書『先天神數』四字，兩旁有十六個小字，寫道：

『荆南李助，十文一數，字字有准，術勝管輅。』

王慶見是個賣卦的，他已有嬌羞這樁事在肚裏，又遇着昨日的怪事，他便叫道：『李先生，這裡請坐。』那先生道：『尊官有何見教？』口裏說着，那雙眼睛，骨碌碌的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腳下。王慶道：

『在下欲卜一數。』李助下了傘，走進膏藥鋪中，對錢老兒拱手道：『攪擾！』便向單葛布衣袖裏摸出一個紫檀課筒兒，開了筒蓋，取出一個大定銅錢，遞與王慶道：『尊官那邊去對天默默地禱告。』王慶接了卦錢，對着炎炎的那輪紅日，彎腰唱喏，卻是疼痛，彎腰不下，好似那八九十歲老兒，硬着腰，半拱半拱的兜了一兜，仰面立着禱告。那邊李助看了，悄悄地對錢老兒猜說道：『用了先生膏藥，一定好的快，想是打傷的。』錢老道：『他見甚麼板棧作怪，踢閃了腰肋。適纔走來，說話也是氣喘，貼了我兩個膏藥，如今腰也彎得下了。』李助道：『我說是個閃閃的模樣。』王慶禱告已畢，將錢遞與李助。那李助問了王慶姓名，將課筒搖着，口中念道：

日吉辰良，天地開張。——聖人作易，幽贊神明。包羅萬象，道合乾坤；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今有東京開封府王姓君子，對天質卦。甲寅旬中，乙卯日，奉請周易文王先師，鬼谷先師，袁天綱先師，至神至聖，至福至靈，指示疑迷，明彰報應。

李助將課筒發了兩次，疊成一卦，道是水雷屯卦，看了六爻動靜，便問：『尊官所占何事？』王慶道：『問家宅。』李助搖着頭道：『尊官莫怪，小子直言，屯者，難也，你的災難方興哩！有幾句斷詞，尊官須記

着。』李助搖着一把竹骨摺疊油紙扇兒，念道：

家宅亂縱橫，百怪生災家未寧。非古廟，卽危橋，白虎冲凶官病遭。有頭無尾何曾濟，見貴凶驚訟獄交。人口不安遭跌撲，四肢無力拐兒攙。從改換，是非消。逢着虎龍難犬日，許多煩惱禍星招。

當下王慶對着李助坐地，當不的那油紙扇兒的柿漆臭，把皂羅衫袖兒掩着鼻聽他。李助念罷，對王慶道：『小子據理直言，家中還有作怪的事哩！須改過遷居，方保無事。明日是丙辰日，要仔細哩！』王慶見他說得凶險，也沒了主意，取錢酬謝了李助。李助出了藥鋪，撐着傘，望東去了。當有府中五六個人衙役，見了王慶，便道：『如何在這裏閒話？』王慶把見怪閃眊的事說了，衆人都笑。王慶道：『列位，若府尹相公問時，須與做兄弟的周全則個！』衆人都道：『這個理會得。』說罷，各自散去。

王慶回到家中，教老婆煎藥。王慶要病好，不止兩個時辰，把兩服藥都喫了；又要藥行，多飲了幾杯酒。不知那去傷行血的藥性，都是熱的，當晚歇息，被老婆在身邊挨挨摸摸，動了火，只是礙着腰痛，動彈不得。怎禁那婦人因王慶勾搭了嬌秀，日夜不回，把他寡曠的久了，慾心似火般熾焰起來，怎饒得過他，便去爬在王慶身上，做了個『掀翻細柳營』。

兩個直睡到次日辰牌時分，方纔起身。梳洗畢，王慶因腹中空虛，煖些酒喫了。正在喫早飯，兀是未完，只聽得外面叫道：『都排在家麼？』婦人向板壁縫看了道：『是兩個府中人。』王慶聽了這句話，便呆了一呆，只得放下飯碗，抹抹嘴，走將出來，拱拱手問道：『二位光降，有何見教？』那兩個公人道：『都排真個受用！清早兒臉上好春色！太爺今早點名，因都排不到，大怒起來。我每兄弟輩替你稟說見怪閃腦的事，他那里肯信？便起了一枝籤，差我每兩個來請你回話。』把籤與王慶看了。王慶道：『如今紅了臉，怎好去參見？略停一會兒纔好。』那兩個公人道：『不干我每的事，太爺立等回話。去遲了，須帶累我每喫打快走快走！』兩個扶着王慶便走。王慶的老婆，慌忙走出來問時，丈夫已是出門去了。兩個公人，扶着王慶進了開封府，府尹正坐在堂中虎皮交椅上。兩個公人帶王慶上前稟道：『奉老爺鈞旨，王慶拿到。』王慶勉強朝上磕了四個頭。府尹喝道：『王慶，你是個軍健，如何怠玩，不來伺候？』王慶又把那見怪閃腦的事，細稟一遍道：『實是腰肋疼痛，坐臥不寧，行走不動，非敢怠玩，望相公方便。』府尹聽罷，又見王慶臉紅，大怒喝道：『你這厮專一酗酒爲非，幹那不公不法的事，今日又捏妖言，欺誑上官！』喝教扯下去打。王慶那里分說得開？當下把王慶打得皮開肉綻，要他招認捏造妖書，煽惑愚民，謀爲不軌的罪。

王慶昨夜被老婆剋剝，今日被官府拷打，真是雙斧伐木，死去再醒。喫打不過，只得屈招。府尹錄了王慶口詞，叫禁子把王慶將刑具枷扭來釘了，押下死囚牢裏，要問他個捏造妖書，謀爲不軌的死罪。禁子將王慶扛擡入牢去了。

原來童貫密使人分付了府尹，正要尋罪過擺撥他，可可的撞出這節怪事來。那時府中上下人等，誰不知道嬌秀這件勾當，都紛紛揚揚的說開去：『王慶爲這節事得罪，如今一定不能個活了。』那時蔡京、蔡攸耳朶裏頗覺不好聽，父子商議，若將王慶性命結果，此事愈真，醜聲一發播傳。於是密挽心腹官員，與府尹相知的，教他速將王慶刺配遠惡軍州，以滅其跡。蔡京、蔡攸擇日迎娶嬌秀成親，一來遮掩了童貫之差，二來滅了衆人議論。蔡攸之子，左右是獸的，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開封府尹遵奉 蔡太師處心腹密話，隨即陞廳。那日正是辛酉日，叫牢中提出王慶，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筆匠，刺了面頰，量地方遠近，該配西京管下陝州牢城。當廳打一面十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，貼上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叫做孫琳、賀吉，監押前去。三人出開封府來，只見王慶的丈人牛大戶接着，同王慶、孫琳、賀吉到衙前南街酒店裏坐定。牛大戶叫酒保搬取酒肉，

喫了三杯兩盞，牛大戶向身邊取出一包散碎銀兩，遞與王慶道：『白銀三十兩，把與你路途中使用。』王慶用手去接道：『生受泰山！』牛大戶推着王慶的手道：『這等容易！我等閒也不把銀兩與你，你如今配去陝州，一千餘里，路遠山遙，知道你幾時回來？你調戲了別人家女兒，卻不就誤了自己的妻子！老婆誰人替你養？又無一男半女，田地家產，可以守你。你須立紙休書，自你去後，任從改嫁，日後並無爭執。如此，方把銀子與你。』王慶平日會花費，思想我囊中又無十兩半斤銀兩，這陝西如何去得？左思右算，要那銀兩使用，嘆了兩口氣道：『罷罷，只得寫紙休書。』牛大戶一手接紙，一手交銀，自回去了。

王慶同了兩個公人，到家中來，收拾行囊包裹，老婆已被牛大戶接到家中去了，把個門兒鎖着。王慶向隣舍人家，借了斧鑿，打開門戶，到裏面看時，凡老婆身上穿着的，頭上插戴的，都將去了。王慶又惱怒，又淒慘。夾間壁一個周老婆子，到家備了些酒食，把與公人喫了，將銀十兩，送與孫琳，賀吉道：『小人棒瘡疼痛，行走不動，欲將息幾日，方好上路。』孫琳，賀吉得了錢，也是應允，怎奈蔡攸處挽心腹催促公人起身。王慶將家伙什物，胡亂變賣了，交還了胡員外家賃房。

此時王慶的父王晷，已被兒子氣瞎了兩眼，另居一處，兒子上門，不打便罵。今日聞得兒子遭官司，

刺配，不覺心痛，教個小廝扶着，走到王慶屋裏，叫道：「兒子呀，你不聽我的訓誨，以致如此。」說罷，那雙白眼內，吊下淚來。王慶從小不曾叫王素一聲爺的，今值此家破人離的時節，心中也酸楚起來，叫聲道：「爺，兒子今日遭恁般屈官司，匡耐牛老兒無禮，逼我寫了休妻的狀兒，纔把銀子與我。」王素道：「你平日是愛妻子，孝丈人的，今日他如何這等待你？」王慶聽了這兩句搶白的話，便氣憤憤的不來睬着爺，逕同兩個公人，收拾出城去了。王素頓足捶胸道：「是我不該來看那逆種。」復扶了小廝自回不題。

卻說王慶同了孫琳，賀吉離了東京，賃個僻靜所在，調治十餘日，棒瘡稍愈，公人催促上路，逕而行，望陝州投奔。此時正是六月初旬，天氣炎熱，一日止行得四五十里，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牀，喫不滾湯。三個人行了十五六日，過了嵩山。一日正在行走，孫琳用手向西指着遠遠的山峯說道：「這座山叫做北印山，屬西京管下。」三人說着話，趁早涼，行了二十餘里，望見北印山東，有個市鎮，只見四面村農，紛紛的投市中去。那市東人家稀少處，丁字兒列着三株大柏樹，樹下陰陰，只見一簇人亞肩疊背的圍着一個漢子，赤着上身，在那陰涼樹下，吆吆喝喝地使棒。三人走到樹下歇涼，王慶走得汗雨淋漓，滿身

蒸淫，帶着護身枷，挨入人叢中，掂起脚看那漢使棒。看了一歇兒，王慶不覺失口笑道：『那漢子使的是花棒。』那漢正使到熱鬧處，聽了這句話，收了棒看時，卻是個配軍。那漢大怒，便罵：『賊配軍，俺的鎗棒，遠近聞名，你敢開了那烏口，輕慢我的棒，放出這個屁來！』丟下棒，提起拳頭，劈臉就打。只見人叢中走出兩個少年漢子來攔住道：『休要動手！』便問王慶道：『足下必是高手。』王慶道：『亂道這一句，惹了那漢子的怒，小人鎗棒也略曉得些兒。』那邊使棒的漢子怒罵道：『賊配軍，你敢與我比試罷？』那兩個人對王慶道：『你敢與那漢子使合棒，若贏了他，便將這掠下的兩貫錢，都送與你。』王慶笑道：『這也使得。』分開衆人，向賀占取了棹棒，脫了汗衫，拽扎起裙子，掣棒在手。衆人都道：『你項上帶着個枷兒，卻如何輪棒？』王慶道：『只這節兒稀罕。帶着行枷贏了他，纔算手段。』衆人齊聲道：『你若帶枷贏了，這兩貫錢一定與你。』便讓開路，放王慶入去。那使棒的漢，也掣棒在手，使個旗鼓，喝道：『來，來，來！』王慶道：『列位恩官，休要笑話。』那邊漢子明欺王慶有護身枷礙着，吐個門戶，喚做『蟒蛇吞象勢。』王慶也吐個勢，喚做『蜻蜓點水勢。』那漢喝一聲，便使棒蓋將入來。王慶望後一退，那漢趕入一步，提起棒，向王慶頂門，又復一棒打下來。王慶將身向左一閃，那漢的棒打個空，收棒不迭。王慶就那一閃裏，

向那漢右手一棒劈去，正打着右手腕，把這條棒打落下來；幸得棒下留情，不然把個手腕打斷。衆人大笑。王慶上前執着那漢的手道：『衝撞休怪！』那漢右手疼痛，便將左手去取那兩貫錢。衆人一齊嚷將起來道：『那厮本事低醜，適纔講過，這錢應是贏得的拿！』只見口先出尖上前的兩個漢子，劈手奪了那漢兩貫錢，把與王慶道：『足下到敝莊一敘。』那使棒的拗衆人不過，只得收拾了行仗，望鎮上去了。衆人都散。

兩個漢子邀了王慶，同兩個公人，都戴個涼笠子，望南抹過兩三座林子，轉到一個村坊。林子裏有所大莊院，一週遭都是土牆，牆外有二百株大柳樹。莊外新蟬噪柳，莊內乳燕啼梁。兩個漢子邀王慶等三人進了莊院，入到草堂，敘禮罷，各人脫下汗衫麻鞋，分賓主坐下。莊主問道：『列位都像東京口氣。』王慶道了姓名，并說被府尹陷害的事。說罷，請問二位高姓大名。二人大喜。那上面坐的說道：『小可姓龔，單名個端字，這個是舍弟，單名個正字。舍下祖居在此，因此，這里叫做龔家村。這里屬西京新安縣管下。』說罷，叫莊客替三位澣濯那溼透的汗衫，先汲涼水來解了暑渴，引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，草堂內擺上桌子，先喫了現成點心，然後殺雞宰鴨，煮豆摘桃的置酒管待。莊客重新擺設，先搬出一碟剝光的

蒜頭，一碟切斷的壯葱，然後搬出菜蔬，果品，魚肉，雞鴨之類。龔端請王慶上面坐了，兩個公人一代兒坐下，龔端和兄弟在下面備席，莊客篩酒。王慶稱謝道：『小人是個犯罪囚人，威蒙二位錯愛，無端相擾，卻是不當。』龔端道：『說那里話！誰人保得沒事？那個帶着酒食走的？』當下猜枚行令，酒至半酣，龔端開口道：『這個敵村，前後左右，也有二百餘家，都推愚弟兄做個主兒。小可弟兄兩個，也好使些拳棒，壓服衆人。今春二月，東村賽神會，搭臺演戲，小可弟兄到那邊耍子，與彼村一個人，喚做黃達，因賭錢鬪口，被那厮痛打一頓，俺弟兄兩個，也贏不得他。黃達那厮，在人面前誇口稱強，俺兩個奈何不得他，只得忍氣吞聲。適纔見都排棒法十分整密，俺二人願拜都排爲師父，求師父點撥愚弟兄，必當重重酬謝。』王慶聽罷，大喜，謙讓了一回。龔端同弟，隨即拜王慶爲師。當晚直飲至盡醉方休，乘涼歇息。

次日天明，王慶乘着早涼，在打麥場上，點撥龔端拽拳使腿，只見外面一個人，背叉着手，蹣跚進來，喝道：『那里配軍，敢到這里賣弄本事？』只因走進這個人來，有分教，王慶重種大禍胎，龔端又結深仇怨。真是禍從浮浪起，辱因賭博招。畢竟走進龔端莊裏這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三回

張管營因妾弟喪身 范節級爲表兄醫臉

話說王慶在龔家村龔端莊院內，乘着那杲日初升，清風徐來的涼晨，在打麥場上柳陰下，點撥龔端兄弟，使拳拽腿，忽的有個大漢子，禿着頭，不帶巾幘，綰個了髻，穿一領雷州細葛布短敝衫，繫一條單紗裙子，拖一雙草涼鞋兒，捏着一把三角細蒲扇，仰昂着臉，背叉着手，擺進來，見是個配軍在那里點撥。他昨日已知道卽東鎮上有個配軍，贏了使槍棒的，恐龔端兄弟學了劬節，開口對王慶罵道：『你是個罪人，如何在路上挨脫，在這裡哄騙人家子弟？』王慶只道是龔氏親戚，不敢回答。原來這個人正是東村黃達，他也乘早涼，欲到龔家村西盡頭柳大郎處討賭帳，聽得龔端村裏吆吆喝喝，他平日欺慣了龔家弟兄，因此逕自闖將進來。龔端見是黃達，心頭一把無明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納不往，大罵道：『驢牛射出來的賊亡八！前日賴了我賭錢，今日又上門欺負人！』黃達大怒罵道：『搗你娘的腸子！』丟了蒲扇，提了拳頭，搶上前，望龔端劈臉便打。王慶聽他兩個出言吐氣，也猜着是黃達了，假意上前來勸，只一枷，望黃達膀上打去。黃達撲通的擗個脚梢天，掙扎不迭，被龔端、龔正，并兩個莊客，一齊上前按住，拳頭脚尖，

將黃達脊背，胸脯，肩膊，脅肋，膀子，臉頰，頭額，四肢，無處不着拳脚，只空得個舌尖兒。當下衆人將黃達踢打一個沒算數，把那葛敞衫，紗裙子，扯的粉碎。黃達口裏只叫道：『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』赤條條的一毫絲線兒也沒有在身上，當有防送公人孫琳，賀吉，再三來勸，龔端等方纔住手。黃達被他每打壞了，只在地，上喘氣，那里掙扎得起？龔端叫三四個莊客，把黃達扛到東村半路上草地裏撇下，赤日中曬了半日。黃達那邊的鄰舍莊家出來芸草，遇見了，扶他到家，臥牀將息，央人寫了狀詞，去新安縣投遞報辜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龔端等鬧了一個早起，叫莊客搬出酒食，請王慶等喫早膳。王慶道：『那厮日後必來報仇，厮鬧。』龔端道：『這賊亡八窮出鳥來，家裏只有一個老婆，左右鄰里，只礙他的臂力，今日見那賊亡八打壞了，必不肯替他出力氣。若是死了，拚個莊客，償他的命，便喫官司，也說不得；若是不死，只是個互相厮打的官司。今日全賴師父報了仇，師父且喝盃酒，放心在此，一發把槍棒教導了愚弟兄，必當補報。』龔端取出兩錠銀，各重五兩，送與兩個公人，求他再寬幾日。孫琳，賀吉得了錢，只得應允。自此一連住了十餘日，把鎗棒筋節，盡傳與龔端，龔正。因公人催促起身，又聽得黃達央人到縣裏告准，龔端取出五十兩

白銀，送與王慶，到陝州使用。起個半夜，收拾行囊包裹，天未明時，離了本莊。龔端叫兄弟帶了若干銀兩，又來護送。於路無話，不則一日，來到陝州。孫琳、賀吉帶了王慶到州衙，當廳投下了開封府文牒。州尹看驗明白，收了王慶，押了回文，與兩個公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州尹隨即把王慶帖發本處牢城營來，公人計收管回話，又不必說。

當下龔正尋個相識，將此銀兩，替王慶到管營差撥處買上廝下的使用了。那個管營姓張，雙名世開，得了龔正賄賂，將王慶除了行枷，也不打甚麼殺威棒，也不來差他做生活，發下單身房內，由他自在出入。

不覺的過了兩個月，時逢秋深天氣。忽一日，王慶正在單身房裏閑坐，只見一個軍漢走來說道：『管營相公喚你。』王慶隨了軍漢，來到點視廳上，磕了頭。管營張世開說道：『你來這里許多時，不曾差遣你做甚麼。我要買一張陳州來的好角弓，那陳州是東京管下，你是東京人，必知價值真假。』說罷，便向袖中摸出一個紙包兒，親手遞與王慶道：『紋銀二兩，你去買了來回話。』王慶道：『小的理會得。』接了銀子，來到單身房裏，拆開紙包，看那銀子，果是雪丟，將等子稱時，反重三四分。王慶出了本營，到府

北街市上弓箭鋪中，止用得一兩七錢銀子，買了一張真陳州角弓，將回來，張管營已不在廳上了。王慶將弓交與內宅親隨伴當送進去，喜得落了他三錢銀子。明日張世開又喚王慶到點視廳上說道：「你卻幹得事來，昨日買的角度甚好。」王慶道：「相公須教把火來放在弓廂裏，不住的焙，方好。」張世開道：「這個曉得。」從此張世開日日差王慶買辦食用供應，卻是不比前日發出現銀來，給了一本帳簿，教王慶將日逐買的，都登記在簿上。那行鋪人家，那個肯賒半文？王慶只得取出己財，買了送進衙門內去。張世開嫌好道歉，非打即罵。及至過了十日，將簿呈遞，裏支價銀，那里有毫忽兒發出來。如是月餘，被張管營或五棒，或十棒，或二十，或三十，前前後後，總計打了三百餘棒，將兩腿都打爛了，把髒端送的五十兩銀子，賠費得罄盡。

一日，王慶到營西武功牌坊東側首，一個修合丸散，賣飲片，兼內外科，撮熟藥，又賣杖瘡膏藥的張醫士鋪裏，買了幾張膏藥，貼療杖瘡。張醫士一頭與王慶貼膏藥，一頭口裏說道：「張管營的舅爺，龐大郎，前日也在這裡取膏藥，貼治右手腕。他說在卽東鎮上跌壞的，咱看他手腕，像個打壞的。」王慶聽了這句話，忙問道：「小人在營中，如何從不曾見面？」張醫士道：「他是張管營小夫人的同胞兄弟，單諱

個元字兒。那龐夫人是張管營最得意的。那龐大郎好的是賭錢，又要使槍棒耍子。虧了這個姐姐，常照顧他。王慶聽了這一段話，九分猜是前日在柏樹下被俺打的那廝，一定是龐元了；怪道張世開尋罪過擺布俺。王慶別了張醫士，回到營中，密地與管營的一個親隨小廝，買酒買肉的請他，又把錢與他，慢慢的密問龐元詳細。那小廝的說話，與前面張醫士一般，更有兩句備細的話，說道：『那龐元前日在東鎮上，被你打壞了，常在管營和公面前恨你。你的毒棒，只恐兀是不能免哩！』正是：

好勝誇強是禍胎，謙和守分自無災。

只因一棒成仇隙，如今加利奉還來。

當下王慶問了小廝備細，回到單身房裏，嘆口氣道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前日偶爾失口，說了那廝，贏了他棒，卻不知道是管營心上人的兄弟。他若擺布得我要緊，只索逃走他處，再作道理。』便悄悄地到街坊，買了一把解手尖刀，藏在身邊，以防不測。如此又過十數日，幸得管營不來呼喚，棒瘡也覺好了些。

忽一日，張管營又叫他買兩疋段子；王慶有事在心，不敢怠惰，急急的到鋪中買了回營。張管營正坐在點視廳上，王慶上前回話。張世開嫌那段子顏色不好，尺頭又短，花樣又是舊的，當下把王慶大罵

道：『大膽的奴才，你是個囚徒，本該差你挑水搬石，或鎖禁在大鏈子上；今日差遣你奔走，是十分擡舉你。你這賊骨頭，卻是不知好歹！』罵得王慶頓口無言，插燭也似磕頭求方便。張世開喝道：『權且寄着一頓棒，速將段正換上好的來。限你今晚回話，若稍遲延，你須仔細着那條賊性命！』王慶只得脫出身上衣服，向解庫中典了兩貫錢，添錢買換上好的段子，抱回營來。跋涉久了，已是上燈後了，只見營門閉着。當直軍漢說：『黑夜裏誰肯擔這干係，放你進去？』王慶分說道：『家管營相公遺差的。』那當直軍漢那里肯聽？王慶身邊尚有剩下的錢，送與當直的，方纔放他進去，卻是被他纏了一回，捧了兩正段子，來到內宅門外。那守內宅門的說道：『管營相公和大奶奶廝鬧，在後面小奶奶房裏去了。大奶奶卻是利害得緊，誰敢與你傳話，惹是招非？』王慶思想道：『他限着今晚回話，如何又恁般阻拒我？卻不是故意要害我，明日那頓惡棒，怎脫得過這條性命？一定送在那賊亡八手裏。俺被他打了三百餘棒，報答那一棒的仇恨也够了；前又受了龔正許多銀兩，今日直恁如此翻臉擺布俺！』

那王慶從小惡逆，生身父母，也不再來觸犯他的。當下逆性一起，道是『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』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挨到更餘，營中人及衆囚徒都睡了，悄悄地竄到內宅後邊，爬過牆去，輕輕的拔了後門的